

湖北 通俗文学 十年管窥

■ 孙 丹

通俗文学近几年正被文坛及理论界越来越多地提起,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包括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所接受。无论从消极意义还是积极意义上来看,通俗文学都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新时期十年间,通俗文学沉浮不定,文艺界、理论界对此莫衷一是,褒贬参半。但不管怎样,通俗文学仍然艰难地步入了发展的轨道。总结一下十年的得失,对今后的发展不无裨益。

通俗文学的界定离不开读者和作者,那么,我们在巡视通俗文学发展时就势必不是在文艺圈内纯文学性地探讨,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对编者(刊物)、作者和读者作一广角扫描,这并不是容易做好的。限于篇幅,有些问题只能做一理性的说明,而无法把事实列举出来。

简单地讲,新时期通俗文学大体经历了复苏、狂飙突进和反思三个阶段,现在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正常轨道。

文革及其前后一段时期,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用的一些群众文艺形式的创作基本上被停止,从而形成了一个历史的断层。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文艺重新兴起时,便接续了被断裂的历史,流传于民间,深受欢迎的传统文艺形式——曲艺,如评书、大鼓等便首先复苏。这一时期少有的通俗文学刊物(当时在湖北省较有影响的通俗文学期刊即《布谷鸟》和《今古传奇》)也大多是整理、改写传统的评书、唱词、曲文等说唱材料,偶有长篇创作,也大多是方便曲艺艺人说唱的章回体等旧体,内容除才子佳人、武林豪杰外,也有不少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传奇作品,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新创作则很少。这时对作品的主要要求是“放下能看,

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多捞实惠。处理政治问题,不讲客观是非,只想乘机找块升官的敲门砖。他们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到群众中去取得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而是以大话、假话去哗众取宠;不为领导作正确决策反映真实情况,而是揣摩领导心理,投其所好,求得好感,以得到提拔重用。可见,他们的唯我心理是实事求是的障碍,不彻底洗刷,危害很大。

此外,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也不可能实事求是,这也有很多教训的。

以上所讲历史教训,是为了提高坚持实事求是的自觉性,以便从根本上坚持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注释: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109页,第64页。

台上能站”，要求刊物能“陪同作者从编辑部走进书场，和艺人系紧友谊的纽带，相互补益，创造出更美的传奇来。”（见《今古传奇》创刊号《开场白》。）

这一时期，流传较广、颇受读者与艺人喜爱的作品，有叙写清末农民起义的长篇评词《武当山传奇》（《今古传奇》82年第1、2、3期，83年第5期，作者岳啸）；《南包公》演说了明王朝宫廷内忠奸水火的斗争（《今古传奇》82年第1、2、4期，83年第5、6、7期，蒋敬生编写）；为数不多的优秀当代传奇《国宝》（《今古传奇》82年第4期，83年第5、6期，作者黄大荣、汪剑光），围绕传世国宝龙尾砚（御赐张文忠公之砚）的失而复得，写尽人间悲欢离合、各色人物的姿彩、命运的跌宕。传世文物是国宝，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浓情更是无法度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宝》在当时以传奇之手法书现实之生活，在结构、语言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一反传统词、书中类型化的套路，将文学的典型化手法引入传奇大书中，这种突破性的尝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时期，通俗文学虽然在复苏，但仅仅是对断裂前的承接，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陈旧，基本上处于一种搜旧整理阶段，与纯文学圈内新时期的繁荣局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状况持续到1985年前后，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二

这里借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狂飚突进”一词，再合适不过。对1985年前后国内文艺界的评论，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空前繁荣，有的说是一片混乱。一方面，文人圈内的探索之作越来越远离生活，越来越脱离大多数读者的审美心理、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追求空灵、理性、无主题、人物和情节诗化、淡化，从而失去了大批读者；另一方面，港台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潮水般涌来，夺走了大批读者。而此时国家将经济承包机制引进文化出版事业。于是，为追求发行量，迎合读者口味，出版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通俗文学刊物、小报，不少地市级文艺刊物也暗中转向，将刊物办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刊物。一时大有全民办通俗文学之势。据统计，当时全国通俗类期刊近300家。

经济因素的参与，必然导致文学的分化。为了金钱、利润，不少编者作者出卖良心、出卖艺术，将大量根本不能称为文学的以渲染犯罪、变态、色

情等为主要内容，文字粗劣、格调低下的伪通俗文学堂而皇之地印刷在各级出版物上。这种情况一出现，文艺界便作出了反映，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通俗文学非文学，完全是缺乏文学素养和文学常识的人的胡编乱造，是低级趣味的庸俗文学，应该取缔，这属一概而论；另一种观点则比较公允，指出这种失控的发展将毁灭健康的通俗文学，并开始了对庸俗低劣腐朽的有害读物的抵制行动。在湖北，姚雪垠、碧野等知名作家不约而同地撰文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表示忧虑，对泛滥的伪通俗文学口诛笔伐。他们指出：通俗文学作为文艺百花园的一个品种，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而将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等同起来是不妥的。“通俗文学并不是完美无缺，它与‘庸俗文学’只一纸之隔，通俗很容易沦为庸俗……某些追逐‘传奇’为名的刊物，登的不少是庸俗之作，他们之中，不少借通俗文学之名，贩卖的是庸俗低劣的货色。”（碧野《情与趣》，见《今古传奇》86年第三期）。姚雪垠先生也在《通俗文学小议》（见《今古传奇》86年第1期）中指出，“通俗文学有两种前途：一种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补充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另一种是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股逆流。”

此时，一直对通俗文学保持沉默的理论界也对这种混乱作出了反映，但褒少贬多。这大概是出于先锋文学受到冷遇的不平吧。不少理论工作者对通俗文学持排斥态度，认为通俗文学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在泥沙俱下的通俗文学大潮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伪劣的通俗文学作品误认为代表了通俗文学的主流和发展方向。于是此后一段时间，通俗文学的支持者作了大量的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工作，可算是为对通俗文学进行理论研究作开路工作。偶有理论研讨，也未引起重视，便被淹没了。因此这一时期，虽然新闻出版部门一直没有停止对有害读物的审查和打击，但总的来看，这是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比较混乱的时期。

而这一时期，却是湖北通俗文学大发展时期。1985年，这里便结束了《今古传奇》一枝独秀的格局，《中国故事》和《中华传奇》两家大型通俗文艺期刊问世。这三家大刊鼎足湖北、雄踞全国，在浊流四散的当时，洁身自好，进行着默默的却是不可诋毁的有力的抗衡。他们以各自的实力团结培养了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队伍，并以各自独领风骚

的刊物特色吸引了不少专业作家放弃偏见，创作了一批优秀的通俗文艺作品。尤可引以自誉的是，获首届全国大众文学创作奖的中、长篇小说《五三四号征婚人》和《钱庄风云》就首发于《中国故事》（88年第1期）和《今古传奇》（87年第6期、88年第1、2期）。《中国故事》为此荣获了责编奖和编辑出版奖。前者将极富戏剧性的男妇产科医生与殡仪馆女化妆师的爱情悲剧机智地赋予哲学意蕴，感情浓烈，人物性格鲜明，文笔优美，读后令人回味与沉思；后者则以大开大阖的笔法描绘了香港金融界的风云变幻和另一种世界的世态炎凉，场面阔大，却也结构严谨，各色人物、各种性格，跃然纸上。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故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地提出通俗文学须走雅俗共赏的第三条道路的办刊宗旨。编者不仅把读者的认同接受作为刊物选稿标准之一，而且向读者明示了自己不媚俗、不趋时的品格，坚持让读者在阅读时能“添生活之情趣、寓人生之哲理。”一改传统的才子佳人、侠客义士的狭隘题材内容和“无巧不成书”的演义传奇模式，组织辅导了大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当代传奇创作。不少作品记录了新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变革，艺术手法也严谨朴实，这些作品不是一次性的消遣品，而成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更为可贵的是，在通俗文学未能获得理论界的广泛认同而缺乏研究阵地时，《今古传奇》与《中国故事》杂志都辟出一定栏目，不定期发表了多篇导读性的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评论，作者多是活跃于京华及湖北省文坛的知名作家、理论家，如王朝闻、冯其庸、李希凡、唐达成、任清、薛宝琨、刘富道、凌梧及前面提到的姚雪垠、碧野老先生等。

三

1989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单位联合开始了期刊整顿及扫黄的工作。一面抓扫黄，一面大力扶植群众文艺。通俗文学热潮在降温，读者在“饥馑”和“暴饮暴食”之后开始进行自己的选择。通俗文艺期刊动辄发行上百万册的反常现象消失，严肃的通俗文学的编者、作者积极反思，回顾10年的风风雨雨。理论界也开始能心平气和地审视通俗文学。1988年底，一直未获公正地位的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也被重新认识，对其百余部通俗文学作品也给予了重新评价，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通俗文学的发展之所以曲折迂回，问题的症结

就在于把通俗文学作品的商品性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通俗文学被认为是经济有一定发展程度后消费者的精神消费品，于是通俗文学便与生俱来地具有了某种商品特性。但是当人们把凝聚了最为宝贵的人的创造力的难以计价的精神产品与有价商品等同起来时，通俗文学必然误入歧途。只有坚持把搞通俗文学作为神圣的文学事业，通俗文学才会获得健康的发展。

目前，通俗文学经历了激流动荡后，正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其读者之众、作者之众，使其未来似乎不可限量。但是，由于经济因素的渗入，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全民文化素质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将使通俗文学今后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发展的成熟期，便不会得到历史的承认。通俗文学10年来，虽然作者多，刊物多，但作者多为业余作者，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文学素养、审美趣味多有不同，对通俗文学的认识水平当然也参差不齐。一些人曾写出过生活积累深厚的得意之作，但后劲不足，无法承担更长远更艰巨的文学使命。通俗文学刊物多在夹缝中求生存，经济上多为自负盈亏；理论上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持。因此，今后培养作者、提高作品的品位，建立严谨、科学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任务。目前，湖北正筹备创办全国第一家公开发行的通俗文学理论刊物，这将是里程碑式的工作。我们拭目以待。



近水楼台

（篆刻）

秦中谦